

巴 人 主 編
新 地 文 學 叢 書

任 何 著

偉大的教育

海 燕 書 店 出 版

某家

雍少奶從昏迷的睡眠里醒過來，張起酸痛的眼睛。昨夜做法事，鑼鼓一直鬧到天明。天氣變得烏洞洞，也許要下雪呢。全宅的人幾乎徹夜沒有停止過活動，現在，人聲在各處更熱烈地喧鬧着了，尤其是那些當雜作的鄉下人、佃戶，他們的嗓子似乎永遠不會喊啞的，臂膊也永遠不會弄乏的，總是每天每天的原樣的操作着；張着骯髒的黃牙的嘴巴，儘想吃。這在雍少奶看來是值得驚奇的。那些佃戶的子弟，掛着噁心的黃膿鼻涕，恣笨地踏着不合式的破蘆花靴，小偷似的，整天在全宅的各個角落攪搜着。這種情形，在仲雍入殮的時候，更其厲害——有的還在衣裳里咽着飯、菜，耗子一樣悄悄地跑回家去了。

——已時——已時用柩，她一直記清着。

有幾陣喀喀的笑聲從外面波蕩進來，她豎起耳朵，聽着——

「……求觀音大士中什麼用呢，真會『送子觀音』啊？……枉然的，枉然的，叫雅大哥的生活勤緊點好了……哈哈哈哈哈……」

「芬姐……越急越沒有的呵！堂而皇之躺在大床上幹的，倒沒有；偷偷摸摸提心吊膽的，反而一碰就著……你看，奇怪不奇怪？咯咯咯……」

雍少奶聽得清清楚楚，這個說話的正是西半宅的伯熙嫂，大聲大叫，笑得像空山里的雉雞一樣。接着又是一陣——

咯咯咯……你說對不對？看見了不少了吧？目前……咯咯咯……」

「哈哈……」

這在她麻痺的意識上挑起了近幾天來混雜印象和痛疽，那是好像爲了要使她煩惱，故意安排下來的。

鈍濁的木魚，清麗的銅磬，夾着一陣陣營營的唸經聲，在前廳里響鬧着。從掛着那葉白色窗帘的窗戶里，可以望到靠左手的那支繡龍旌桿。宅前的人們，那些鄰近的佃戶，無謂地忙碌着。

劈空一下，經堂里的法器都亂碰亂吹起來，俳號和難懂的梵音經文開始唱得迂迂長地，嘹亮地。小噴哪的尖利的叫聲，衝過那些遲鈍的，混雜的低音而刺進里廂來，丁丁當當的傢伙也逐漸送進來——「陰陽先生」（註）們來靈前「完疏」了。

正屋裏坐着許多女人，老太似乎又要落眼淚了，捂着頭；她在年青那輩子的孫姪之間，老要感到（註）那種並非僧道，而以唸經拜懺爲職業的人，叫做「陰陽先生」。

一種自己快要接近死亡的感覺，和憐惜着她心愛的兒子的慘死，因此，她的唸珠子忘掉搬數了，讓它盤在臃腫的皮腿裏上，重複地唸着：

「伯熙只會死吃，只會死吃……死吃不做事……」

於是，伯熙的表妹，老太的姪女娟官，坐在門當子里，一只手支着下巴，睫毛長珊瑚地，像在陽光里晒舒服了的母貓一樣，眼睛眯忪着。她抽起頸巴下的那隻手，拍拍老太的肩頭，妖聲妖氣地說：

「熙哥，熙哥何嘗不好啊，待你老人家也很孝的。」

「嗨，會做事的偏要死，死得那樣慘，那樣傷心……」

雍少奶沒精沒力地把一隻剛剛抄熱過的紫銅手爐遞給老太。

靈前的高蠟燭搖動着火舌，在仲雍遺像上，那幅炭墨放大的半身像的鏡框的玻璃上閃着反光。完疏的先生們在那里齊聲唱和着，時底時高，敲打，吹唢着法器，禮拜着；平海那個小子，靠近那個披着袈裟的細瘦的和尚，雙手捧着釣頭如意，似乎不耐煩地裝作誠心的樣子，也跟着沉頭灣腰；冬香那個活溜的婢女，在火盆里焚化銀子，她一面留着眼睛，熱情地偷盯幾下平海，熊亮的刻片的大火焰照着她的面頰，顯得愈加嬌嫩紅潤。錦箔灰燼隨着地上一陣小旋風迴飄起來，靈檯上各色的齋供碗里，揚滿了灰片。

雍少奶心里逐漸不自在起來。那個賤貨，西半宅的熙大娘子，兩隻眼刺辣辣地訂着她的肚子。從前，仲雍在日，她幫同了男人，那個只管抽鴉片的癡爛的伯熙向她東半宅進攻——老公堂地的租息，

幾乎年年被他們搶先收去；仲雍死後，她便更在老太面前獻殷勤，說長說短搬弄是非。有次清晨，當鄉長周廷宰從她房里出來，撞着這個冤魂貨，從此把柄落在她手里，她就一直抓着這個當作武器，壓倒她，扼住她，……現在，這兩隻可惡的眼睛，又死死地盯牢住她脖子，陰恻恻的說：

「雅少奶身體有什麼不好麼？這幾天青瘦了呢！」

滿想不理她，她的出身低下，父親當巡人家的夥計的。可是滿堂人的注意都落在她倆身上，她立刻不自然起來——

「那里，那里有什麼呀。幾天來很煩，晚上又少睡了一些。」

但又立刻覺得，自己的話說得那麼蠢笨，沒有躲過她的鋒頭——承認了自己的清瘦，自己在擔什麼心思！心裏突然襲來一陣可怕的感覺：似乎全身赤裸地站在街頭上似的窘迫與難堪。

「我只有兩個呀，唉，一生！仲官從小就像他的爺，能做事……死了！鄉下人的眼珠長反了！……伯照，伯照是頭一個，給他爺養壞的……」

大家像在忍受着老太心裏的沉痛的悲哀似的，屋里靜穆着。

忽然，階沿上搖吓搖的有個人影橫過來——

「老太，老太，米，米只够今天了，明天的還沒進；鮮肉，筍尖，粉絲……還有黃芽菜，都得添了……」

廚房作頭，紅眼福生站在門口說。兩隻手在油膩的作裙上不安地擦着。

屋里的女人很快地瞟了福生一眼，又轉到別面去；熙大娘子的眼睛望了望老太，也躲了開來。老太說：

「去問熙大糧戶呀！」

「昨天已經對熙大糧戶說過了，他說……現在，熙大糧戶也不在……」

這忽兒，熙大娘子突然像捉到一點什麼似的，大聲地搶着說：

「哼，熙糧戶，熙糧戶能做什麼呢，日夜儘死暈在烟燈上……」

老太生氣地抖動着黑嘴唇：「佢熙是我養的，我的兒子，吃會鴉片烟，還是他的爺從小就容任他的。要你做媳婦的來講什麼話呢，又不吃你轎槓上帶來的……」就一股牢騷的說出來。

女人們都走開了，站在廊檐下。娟官把頸頸里的茄絳色圍巾重新纏了一圈，從袖筒里拔出手帕，捏了一把鼻涕，抹着；然後翹着小嘴唇，跨出高戶檻——

「宅上真沒有做事體的人了，這末亂，落神無主的。」她這麼獨自囁咕着。

之後，老太搖搖幌幌地站起來，熙大娘子慌忙地走過去扶着她進了老房。

靈傍只剩下雍少奶一個人了。她覺得氣忿，大娘子那末不要臉，那末在衆人面前取巧討好，彷彿一扶老太進房，就可以得着什麼了不起的賞賜似的。

輝煌的，體面的冥衣掛滿了牆壁；香爐里的青烟飄捲着……她順眼過來碰着件雍的遺容，似乎有點負了他的生前的恩愛樣的，內疚着。一種肅穆，嚴緊地鎖住了她的心臟的搏跳；一種恐怖——那巨

大的黑漆棺材，向前微微陡出的。棺蓋的峭頭，給與她一種接近死亡的迫脅。

……一個大陷穽，張着黑色的無底大洞，饑荒地看着她……

.....

她這樣回想了一番，覺得一陣顫索，睜起眼來，室內異常昏暗，似乎黃昏已經罩了下來，但庭心里的人們活動的聲氣，使她知道這是一天有着很多事情要來的日子。於是抽了兩口氣，揉一揉眼睛，翻一個身……乳房隱隱作漲，有些痒。她突然意識到一個危境：已經五個月了！

——已時要出殯的……但她又想到——

跟仲雍結婚了六年，沒懷過胎……

去年，仲雍和鄉長周廷宰爲把那條桐子村的蟠龍溝收爲公有的事，桐子村的漁民們便嘩亂起來，鬧出了一場狂暴的事。當仲雍從那里拾回來的時候，已經不能開口了——太陽穴上斫出酒盅那麼大的一個洞，鼻樑歪到一邊了，微微透着氣，血泡像蟹沫似的咻咻地吹着；下身也滴着血，彷彿從堆積着死屍的塹壕里拔起來的一樣。待到半夜醫生趕來，已經斷了氣。當時，她確實傷心得厲害，捧了死人的頭哭着，滾着，全身的衣服都有血水染過了。鄉長周廷宰受傷較輕，醫了一個多月纔好。桐子村的漁夫們那樣橫蠻刁展，當軍警進村搜捕的時候，男子們早躲避得無影無踪，僅僅拘囚了許多女人……之後，經廷宰的出力，捉獲了兩個兇手，送案究辦，關在牢里。就在那個時候，廷宰和她有了進出……

：算來已是一年多了。……

打了幾個呵欠，起床。

穿了一件灰色黑緞邊的長旗袍。胡亂地洗過了臉，沒搽粉。

廚房里開飯了，盤盞，和飯盤子的叮叮聲在庭心里囂雜着，有人高聲叫罵，像要打架的樣子——

「吃糧戶的，糧戶有肚皮，要你狗彘的來做主……」

「簡把孩子已經坐到了桌上，做啥還要拉下來末？……」

「太巴結了呀……」

飯後，鼓樂響起來了。

人們攢擠着，看開的孩子們蒼蠅樣的追逐着，幾乎把所有的門口都堵塞了。靈前的大蠟燭扭着火花，有人捧着大把的香在火頭上燒點着。冬香，她已經脫去了栗色的罩衫，在青地白花的適體的旗袍上繫了一條刷洗得非常乾淨的青布轉裙，擺着豐美的體段，在人堆里扭着好看的屁股，沒頭蒼蠅般的跳進跳出，有時高聲喊叫：「柩衣誰放的！」有時緊繃着紅面孔唧咕着。她儼然像一位主持繁重事務的能幹的主持。似的。擡棺材的壯漢們，相罵一樣費勁地叫喊；在人堆里，他們始終是有力的存在。……轉號和鼓手，不斷地吹奏哀曲，棺材螞蟻搬運螞蟻似的開始移動了，放在正中，落下地來，……忽然大紅金繡花的柩衣從人頭上拋進來，開始絡起麻繩紮起檯槓，……一切的動作都是浮燥而且緊張。庭心里送葬的人們嘈雜地亂呼亂叫。幾少奶全身打戰，她看見廷宰站在外面人堆里，肩上盤着褐色的假絨圍巾，那頂海虎皮帽底下的紫紅色的竹節鼻子，脫斷了似的特別拉長，致使他的眼睛和嘴唇不合

適起來；下巴上有顆母蜘蛛那麼的黑痣，之上用着二株很長的紅毛，可是面孔却是淨白的，一件麻袋呢的中裝大衣，敞着胸，……他那整個儀態，在向府的全體親戚族侶中比磅起來，是毫不溫雅，像個粗野的卑俗的暴發戶的地主；他在搔着頭皮，海虎皮帽推在一邊，手里揪着一大把點旺了的香支，這個那個的分發着。香烟在人頭上盤繞着，盤繞着，可是一下子被一陣冷風突然吹散……小車夫們已經套上了肩帶，擡起車脚，佇立着等待送葬客人的需要……直到最後——

出殯的行列在三眼銃的爆炸里開始出動。

雍少奶跟着送殯的人們跑到墳門外面，站定了，目送着那具簇擁多人的笨重的，丈夫的黑漆棺材，好像自己的一隻腳已經蕩在黑色的大洞口，看着那黑色的淵谷底的黑色的鬼域的舞蹈……

棺材的一行列遠遠地消失在一園大柏林里，她就慢慢地從墳門口轉身向里，留心地踏着沉重的步子。穿堂間，側廳，……一切都空洞地敞開着，顯得異樣地冷落清廓。有陣鴉片味從什麼地方流蕩過來，她想，這是死吃懶咽的伯熙糧戶同什麼客人在嚼烟了……磚階上，雨道上，牆跟頭，那些秋天莽蒼蒼的野草已經殘敗了，經過幾日來人們的蹂躪，黃樸枯葉零散滿地。她慢慢地向里走，經過大廳，一堆新化的鎗箔灰隨風迴轉，四處飄揚；鋪地的大方磚，全都碎裂了；她踟躕地，捏手捏脚的，擡頭看了看樑上那副「厚德堂」的額字扁額。轉過屏門角，在西首那間偏廳的夾房里——那是平海的住室——有低悄悄的語聲透出來……

「怎麼啦，你想怎啦？……」

「你……你，你一直不當我人……你……我是……」

雍少奶一聽這聲音，知道是冬香跟平海兩個。她再靠近一點窗子，向門縫里仔細的看看：

平海靠着床柱子，渴情地盯着冬香，一種怯弱的，惶惑的，近於卑鄙的神情，在他扁平的臉上閃爍着。冬香半個屁股搭着床沿，手里玩着平海那支虎紋斑的衛生杖；她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在粗濃的眉毛底下溜溜着，上唇微微嚙起，紅色的面頰圓潤地鼓着，像要生氣似的，但暫時沉默着，兩片嘴唇銀魚似的翕動着，彷彿對着自己的心獸獸地訴說着什麼一樣。

「那末，你，你一向拿我開玩笑嗎？……」

「開玩笑，我倒沒有想着這些……我只覺得你，你有點像……你有時候也很惹人喜的……」

「你覺得我有點像，像什麼呢？……你說。我是誠誠心心的，一心打算我們將來的日子……」

他覺得非常痛苦，像這樣的談話。她想，他為什麼那樣稀奇古怪呢？不是跟他已經「那個」過了不只一回了嗎？為什麼還要那樣的不直爽呢？她不懂。他肚裏有許許多話要對她說，可是她的那種威力，把他的一肚子話都壓住了，無法傾吐。

「我想的不是那些，不像你想……」

她沒有說完這句話。她擡起頭來，用鼻管看着天窗里的太陽，突然面孔痙攣地皺做一堆，徹底地打了一個噴嚏；然後用一條指頭把遮下來的頭髮向後一掠，搖搖頭，哼哼鼻子，男子那樣傲慢地看着平海。

「怎麼，你舒舒服服的打了一個噴嚏。」
她用大眼睛向他瞟了瞟，說：

「你來，你知道雍少奶奶的故事嗎？」

這麼着，平海猶疑起來，但又愉快地一屁股捱到她身邊去，伸手拉着她軟綿綿的手，輕輕地掂弄着。

「把一點笑臉你，你就毛手毛腳的。」她悄語着，但那個手並沒有抽回去，「里廂忙得雞飛狗叫的。」

於是平海又像往常一樣，用另一隻手去捉住她的臂膊，向自己的懷裏拉——

「你說呀，雍少奶什麼？是不是和「圈吉」（周字的字謎）的那個事？」

「不是的，不是的……」她說。揮撒着，「討厭的，你……爲什麼……真討人厭！」

他無抗地脫手了，眼梢頭的，因愉快而緊皺起來的紋路，立刻鬆弛了。

「我告訴你，雍少奶肚裏有心事……」她這麼說。但她的臂膊無趣地從他的熱燙的手裏滑下來，一種類乎懊悔的心情攪擾着她。

「雍少奶的事呢，外頭人也謠得很厲害，什麼都談到了。」他說。

「裏廂的事情都要我去管，亂得像獺狗不認識人的；這幾天，簡直沒有宅主了，誰都是天王……」
「蘭珍不幫幫你忙？」

「蘭姊，蘭姊已經老龍鐘了，管得什麼事？成天成天坐在廚房裏。……一沒有吃，她就回去……」冬香的話停止了。把衛生杖「的的的」的釘着地板的罅縫。她的嘴唇顯得更其翹，像孩子受了繼母的不公平的委曲，鼓着滾圓的紅面頰，用大眼珠盯着黑窗戶。

沉默了一會，平海忽然發見到她的眼梢頭畫着一條血紅槓——

「啊，你的臉上怎麼弄傷的？」

他邊說邊迅速地伸手攬着她的面孔，她的頭一偏，隨着，他的臂肘蛇樣的纏繞了她的頸頸。她來不及逃避，黑茸茸的頭眠在他的懷裏了。她划着手，搔着肩膀。他低下頭去，細細地摸着她的傷痕：

「噢，一條紫血槓！你怎麼弄出來的？」

「你呀，你放手呀！……娟官的小妹，那個的小指甲抓起來的。你，你放手！……」她有些氣急。

他用手指頭替她撫弄着，張開蝦蟆似的闊嘴，舐着她的紅槓、面孔、嘴唇……

「放手，人看見，人看見……」

「我倆的事情……裏州可曉得？」

「鬼曉得！也許雍少奶……」

「最好我們叫雍少奶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冬香酥軟軟地馴服地貼在平海的懷裏，不響。

雍少奶的心裏感到一陣緊一陣的類似難過的情緒，她輕輕地離開那個門縫，跑到天井裏噓嘆了兩口氣。覺得這古舊的大宅，充滿了黑色的煩惱和黑色細菌。一切在陰暗裏靜靜的腐爛下去；連自己也是的：一團難過的蛆蟲，在心裏繁殖着，攪動着，全身無可挽救的被蛀空了！

廚房裏衝出霧似的蒸氣。菜刀在砧礮上東東地纏着。廚子福生雙手揉着腰眼，軟木塞般的站在門檻上。

東腳門口圍着一些破爛的野子，他們長伸着露筋的頸子，貪婪地守望着一個糖食擔子。

天色愈見陰沉下來了，風刮得愈緊。雍少奶的心裏也感到沉重、難過，以及蛆蟲攪蝕的那種腐屍的氣息……

在向仲雍落葬後的一天晚上：

老太的木魚在寒夜裏敲着，敲出一種老年人的暮境的渺茫的希望與淒涼的悲愁。西半宅的矮巴狗在嘮嘮地咬着。雍少奶的蓬茸茸的頭低沉着，埋在兩隻手心裏，腦子裏盤繞着一些苦楚的想頭——許多人名和事情：老太的唸佛珠；熙大娘子的嘴巴，落在她手裏的把柄；周廷宰的鼻子，粗野的相貌，以及五個月沒來過的自己的月經。她更奇異地想到平海和冬香，據老太說，平海從小就是在磨房屋裏滾大的，現在一直爬到賬房，向府上的師爺，是個無家無室的光身漢子；而冬香，是老太出錢買進來

的，一直服侍老太……她想成全他們，……也許，這對她是有一點用處的，他們全曉得她和廷宰的關係，而且外面也謠得很多……自己的肚子又不爭氣……

已經不知是什麼時候了。老太的木魚聲停了，腳下的烘爐已經陰熄了，她的腿麻木着，……像有無數的細針針在腿裏，刺着刺着，她想上床。

窗格上有剝的剝的的指由聲彈着。

雍少奶轉過身走到窗口，掀起窗簾一看，玻璃上一大片白膩膩的水氣，一個裹在黑色大風領裏的頭在外面停着，壓貼得扁平的紅鼻子像一條猪肝一樣貼在玻璃上……

周廷宰從子窗裏跳進來，她默默地低着頭，好像還是初見這個陌生男子哩。憂鬱地嘆了一口氣。他輕巧地除下那條假絨的長圍巾，搓着兩手呵了幾口氣。驚異地看着她。

於是，推了推海虎皮帽，許多頭皮，雪片樣的紛紛落下；用手指甲伸進帽子，任情的搔着痒皮，嘴巴助勢似的斜吊上去……啃着啃着，雪花飄舞了……突然，像從遼闊的遠方注意到或物了，立刻從皮袍袋裏掏出一個信封：

「這是縣黨部裏來的。」

說着就抽出一張印着藍油墨的通知書。

「縣黨部改組了，縣黨部的委員要全體改選，選出來呈省黨部圈定。……這次，我要預先準備。本區區黨部是有辦法的。……只有，只有孫叔通那一派的……你看怎樣？」

他興奮地報告她這個事情，抽了一支香烟燒起來。

「怎麼，你看怎麼，我有希望吧？」

「好呀，我……」

廷宰感到一些窘迫，無趣；於是搔搔頭皮改過口來說：

「你面孔爲什麼不很好看？」

「……」雍少奶還是沉默着。

「想帶你城裏去住，如果這次改選成功……」

「我不想。」

他看看雍少奶對他在黨方的獲選與否完全沒有興味，於是，只得把許多話留住了。沉默着。好久

「脫衣裳吧？」

「……」這回她同意了。

他們默默地各自解着鈕扣。廷宰把大衣卸在床上，長衣服通敞開了；雍少奶今晚彷彿沒有什麼興味，懶懶地，幾分鐘剝脫一粒扣子……眼睛瞪着燈罩裏的火花。

「冷呀，快點脫。」廷宰先上了床。

雍少奶上了床就吹熄了燈。

待到洋燈重新點亮的時候，兩團黑頭髮鋪上一個枕頭上：廷宰吸着香烟，雍少奶淌着眼淚……

「總要想個法子，肚子裏的冤魂去掉纔好！越早越好……」

「發什麼愁呢，早勸。」

「現在穿棉衣服，將後一暖脫開來呢？已經五個多月了。」

「到來春。這樣冷的寒天，做什麼都不方便。」

她閉上眼睛，似乎很倦了。忽然她說：

「冬香曉得我們的事情。」

「她曉得嗎？」

「平海也曉得呢！」

「平海？平海怎麼會曉得呢？」他記起來了，平海常常眯着細眼睛，對他很神祕很鬼祟的說許多

笑話——笑話裏夾着許多「雙關語」。

「他們也是……我想在老太面前說說，成全他們好了。」

「能做到麼？……多事不大好的。」

「……」雍少奶不說，深思起來。

忽然，廷宰記起了一件事情，睜開眼睛說：

「我去看守所看過善魁華林兩人。」

「到看守所去看過他們，爲什麼？還要去看他們，他們不恨你？」

「看看他們在牢裏究竟懊悔沒有。買了兩包『無敵牌』香烟去。」

「他們怎樣了呢？」

「還不是坐牢。善魁強得牛樣的，在接見洞裏一看見我就退後去，……香烟，聽說裏頭不准吃，也沒給他們。縣法院初判，傷害致死，暴動，兩案併判，華林十五年，善魁無期。上訴了呢。」

他手指頭又搔搔頭，彈去了一點香烟灰，靜靜地說。

「……」

「現在的鄉下人真是了不得，坐牢不怕，槍斃不怕。報紙上天天有農民暴動的事情登載出來，捉都捉不盡，殺都殺不盡。其實報紙不應該把這種事情登出來的，讓那些安分的人也學樣起來。……離此地三十多里的劉家蕩，那里的鄉人都狂暴了起來，像瘋狗一樣！桐子村那班人，怕也都溜在那里。不太平！」

「鄉下人一些不怕死嗎？」

「土匪呀！還怕什麼死呢！什麼黨，什麼游擊隊，都是那些粗人們攪着拳幹的。可是官家陸軍，地方軍警，都不容易對付。」

雍少奶聽着嘆了一口氣，伸手拂了拂被頭，想睡了。